

李冰封散文随笔续集



李沐村

散文随笔续集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李冰封散文随笔续集

李冰封 著

责任编辑：邹树德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8.75 字数：230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55—2738—8/G·2733

定价：17.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李冰村

夔门水色

李树村

我们乘坐的旅游船，晚上十一点半钟就到了奉节，停泊在江中，当晚，船头都打着很亮的探照灯，准备第二天清早，进夔门，下瞿塘峡。

一九八二年深秋，在成都开会，会后到重庆坐船至三峡回湘。过瞿塘峡时，因为睡着了，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次，下决心要看一看夔门的雄姿。

凌晨四点就起床了，等着天亮。从船窗向外看，十来艘等着下水的船只，都泊在江中，都打着探照灯，很有点气势。破晓，我就上了视野开阔的船头。白帝城一带，初冬的晨风迎

初集小序

李锐

冰封来信说，他的散文要出一个集子，我听了很高兴。他嘱为小序，实难推辞。

我认识冰封，还是一九四九年南下在开封停留的时候。一九四八年初，我离开热河报社调到哈尔滨去了。这时有一批大学生从平、津、沪投奔解放区，有好几位分配到报社工作。以后报社的班子分别进入天津和北平，现在又南下湖南，我算是又“归队”了。在战争环境中办报，烽火斗争，艰难生活，最能锻炼人，培养人的德识才干。那时冰封大概二十岁上下，记者、编辑，分配什么干什么，工作十分勤奋。眼看全国就要解放，大家都很有兴奋。在武汉停留时，就预先编好了几天报纸，创刊社论也写好了。由于冰封爱好文学，能诗善文，到湖南后，就由他负责文艺性副刊《湘江》的编辑工作，他自己常写散文、随笔，也写杂文和诗。

在劫难逃，风华盛年，坎坷度过，其中辛酸苦辣，相信这个集子中定有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冰封从事出版工作，他很乐意。出版这一行，首在爱书、懂书，只有读过些书的人才能干得好。前些年，湖南的出版工作颇有一些名气，颇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书，有些书至今还有读者提起，大约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吧。这里面当然有冰封的功劳。

冰封离休，也就是聂绀弩诗所说的，“男儿六十一枝花”的时候，他写作更勤，不时在一些刊物上读到他的新作，很觉可喜。他的文章，言之有物，读后总要引起一些思索，注重文采却又并不做作，我很喜欢这种风格。现在他自己精选了这一本，我想是可以证明我说的不错的。

北京离湖南远得很。我的家乡源远流长“左”不休（“源远流长”是我亲耳听见省里一位主要负责人说的），我倒时常有所闻。冰封近年的遭遇也有所闻，但不知其详。我也不想去打听，知道他仍笔健如故，这就好了。

我写过一首诗，祝贺他花甲初度，现在抄在这里，结束这篇小序：

吾爱李冰封，荷花别样红。
投军辞学府，挥笔作强弓。
忽坠千罗网，终成万事通。
雪狂梅愈艳，人老更心雄。

（一九九三年三月九日）

李冰封的风格^{*}

(续集代序)

于光远

我认识李冰封很晚。八四年起我在湖南一连出了好几本书。他是出版局长，在长沙见过几次面。后来我对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有了理解，成了我的朋友。

一九九四年海南一个出版社出了《李冰封散文随笔初集》，冰封赠送了我一本，扉页上作者写的赠书日期是“甲戌暮春”，得到后放在床头，到了“暮夏”才看完。看完之后，通过这些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文格”，使我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 《李冰封散文随笔初集》出版后，于光远同志曾写过两篇短文，予以评介，分别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新民晚报·读书乐》副刊和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今晚报》副刊。此后，他又将以上两文合成《李冰封的风格》一文，收入一九九七年八月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中。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于光远同志来信，同意将此文作为续集的代序。

我对文艺一行很生疏，在阅读他关于梁宗岱、魏猛克、萧红、丁玲这些人的文字时，我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着眼，而冰封在写作时是带着浓厚感情的。我提倡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土经济学，呼吁关心保护开发祖国大好河山，为此我跑了许多省、地、县。冰封所写的那些游记中描绘的那些地方，除了“凤凰”这座美丽的山城外我都到过。只是我的“形象思维”太差，未能有他那种对美的领略。他对景物写得很好，唤起我对那些地方的回忆。在游记中注入他对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的热爱，提高我国居民文化素质及对自然界与文物被破坏的忧虑。冰封大学进的是中文系，长期做文化工作，是文化人中的官员，官员中的文化人。这本书充满着文化的气息。

冰封这本书收人的文章，半数略强是他离休后写的。他丝毫没有因为有人说他这样那样而有消极情绪，而是一如既往。书中引用了陆游的《书愤》：“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来赞扬湖南籍的一些老同志创办“老战士林场”的壮举。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冰封写这篇七千字的散文时，恐怕也以此自勉吧。

在这本书中我选读三篇关于“厕所文化”的散文。第一篇是《日本的厕所文化》。这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深圳“锦绣中华”邀请作者到该景点参观，并告诉作者他们正倡导“洗手间文化”，锐意赶上日本。李冰封访问后，又写了一篇《联想》，并把在“锦绣中华”向场务部职工所作讲演整理成文，题为《关于厕所文化》。

我没有读过专门正面提倡尤其是阐述“厕所文化”的文

字。在《日本的厕所文化》一文中，李冰封写自己在日本九天，没有到过一处不像样的厕所。他不但赞扬了日航、新干线、大饭店，也赞扬他去过的小街上总共只有四五张桌子的小餐馆的厕所，那里明亮洁净、格调高雅，“给人以难以言传的美感”。作者认为，厕所是每天必去若干次的地方，如果充塞着肮脏愚昧、萎靡不振的气氛，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会发生“负面”的影响。他文中引述了周作人《苦竹杂记》介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谈到厕所的一节文字，然后写道：“在我读到的文字中，把厕所写得富有诗情、充满画意的，恐怕算是第一。”并做出判断：“一个国家要把厕所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弄好，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充实和提高，也十分重要。”李冰封在日本对这个国家的厕所文化有了深刻的体会之后，回到北京，住在东三环的一家招待所，招待所里厕所很脏，他只得去找街上还勉强蹲得下去的厕所。在从北京到长沙的软席卧铺车厢，他又不得不摸黑上厕所。

读了这三篇随笔，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向许多城市当局、单位负责人和居民们推荐这三篇散文。李冰封是个散文作家，文字写得很好，我想读者是会喜欢这三篇文章的。最好能找到作者的文章直接阅读。考虑到买书的困难，我只好作上面所写的那样简单的介绍。

李锐在为这本书作序中写了一段“评语”：“他的文章，言之有物，读后总要引起一些思索，注重文采，却又并不做作，我很喜欢这种风格。”读后我有同感。

目 录

初集小序	李 锐 1
李冰封的风格（续集代序）	于光远 1
夔门水色	1
过鄂都城记感	5
大理杂记	8
西双版纳印象	13
井冈山纪行	19
呼唤失落的绿色	23
喻传鉴先生的感召力	29
由《孤筏重洋》引发的思考	42
孙子的书包重八公斤	51
《禁锢思想 压抑人才》续貂	56
附：禁锢思想 压抑人才	
——谈一九九七年高考语文试题	谌 震 62
先从“指挥棒”改起	70
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美育	
——曾宪荣作《寻踪掠影集》序	73
萧向阳作《逝去的岁月》序	77

从“传统”说到“皇权”

——汪澍白教授的一本书和一篇论文读后 81

一本大书的小插曲

——李锐同志著《早年毛泽东》一书的我闻我见

..... 87

读一篇文章想到一本书

——推荐《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 91

“已经痛定犹思痛”

——韦君宜《思痛录》读后随想 101

庚子除夕返乡琐忆 107

对一种潜在危险的断想 115

附：巴金的书被“开天窗” 谢云 124

既是杞忧，又是质疑 127

神之谜 130

立春议政一得 132

闻齐奥塞断库当过扒手有感 135

建议出版两本讲真话的旧书 139

发现、整理经过与思考统索

——有关梁遇春致石民四十一封信札的两件事 143

附：梁遇春致石民信四十一封	
李冰封 整理 注释 唐荫荪 翻译 校正	153
附：有关石民情况的两封信	梅 志 213
开辟阴阳极其变	
——单剑锋山水画读后随想	217
重购聂耳歌曲磁带小记	221
休闲也要文化	224
刻石悬壁引起的“乱弹”	227
心灵的净化	229
答《图书市场报》问	230
感慨的余音	
——读孙犁同志的一则随笔以后	234
“文化断裂”的杞忧	240
关于剽窃	
——读书札记	244
论编辑个人承包制不可推广	250
取人伦精髓 弃封建纲纪	
——关于汲取儒家伦理学说精华的思考	256
后记	267

夔门水色

我们乘坐的旅游轮，晚上十一点半钟就到了奉节，停泊在江中。整晚，船头都打着很亮的探照灯，准备第二天清早，进夔门，下瞿塘峡。

一九八八年深秋，在成都开会，会后到重庆坐船经三峡回湘。过瞿塘峡时，因为睡着了，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次，下决心要看一看夔门的雄姿。

凌晨四点就起床了，等着天亮。从船窗向外看，十来艘等着下水的船只，都泊在江中，都打着探照灯，很有点气势。破晓，我就上了视野开阔的船顶。白帝城一带，初冬晨风迎面劲吹，还真有点刺骨的寒冷呢！

曙光初露，船就开动了，一艘跟着一艘，每艘相隔总有五六百米，陆续进入三峡。

夔门确实壮观。两岸陡峭的山峰，比江面高约七八百

米，笔直地夹着那宽不过百米的江面。长江在这里奔腾着，咆哮着，直下东方。景色中，蕴藏着阳刚之气，雄伟极了。我在想，这里，两岸如有更多的树（就像张家界那样长在石头上的树），江水不是浑黄而是碧绿、碧绿的，那么，雄伟中又兼有清秀，可就更美了。

其实，从重庆起，我们的船已在这条祖国母亲河的黄色滚滚浊流中，走了一天一夜，但不知为什么，到了这里，才觉得赭黄色的江水和两岸的青山显得格外不协调。

三峡的江水，过去不是这样的。

南北朝北魏的郦道元，写《水经注》，形容三峡的江水是“素湍绿潭，回清倒影”。过了两百来年，唐朝的张说写夔州一带的景色是：“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比他稍晚的唐朝诗人张祜，写夔州则是“树色秋帆上，滩声夜枕前”，不但水清，两岸还树多呢！不然，树色怎么能映在江中的船帆上去呢？又过了约四百年，陆游写西陵峡一带的水，也还是绿的，他的《将离江陵》一诗，有“山花白似雪，江水绿于醖”之句。江水绿得像酒，当然是像青梅酒这一类的酒了。他的《入蜀记》，写巴东至白帝城这一带的景色，屡见“古木森然”、“松柏皆数百年物”之类的文字，可以想象，那时，这一带树也多。

再过了三百多年，明朝的状元杨升庵，贬云南之前，写三峡这一带是“巫山花已红，楚江波新绿”，三峡属巴、楚交界之地，故这一段江流又称楚江。一直到近代，湖南诗人易顺鼎（1858—1920），有《望巫山》一诗，有句云：“瑟瑟三分水，萋萋十二峰，日光明素瀑，岚色茂青松。”瑟瑟，

即碧色，犹白居易诗“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中的“瑟瑟”，有的书，注此处的“瑟瑟”指风声，误。可见那时三峡的水，也还是绿的。

那么，什么时候起，三峡的江水，以及整个长江的江水，变成了浑黄，变成如此混浊了呢？恐怕也不过是几十年间的事。

我自己第一次的经验是：长江的水质要比黄河好过许多。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我们随军南下，先是在开封住了十来天。河南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到处是土黄色，缺少绿色，有点“赤地千里”的味道。第一次见到的黄河有点像翻滚着的黄泥浆。那时，我们穿的是白土布衬衣，据说，有人渡黄河前，把那衬衣在河水里一泡，就染成了土黄色。七月，到武汉后住了半个多月，等着进湖南，闲时没事，也就好几次到长江边上走走，我对长江的最初印象是，江水大大有别于黄河，大体上是绿的，虽然有时也绿中带黄。那时长江的水质似乎大大好过现在。

现在呢？我的印象是，长江快要变成黄河了，当然，这只是根据表面现象来作出的判断。到底长江江水中泥沙含量比黄河少多少，水中有害的杂质与黄河相较，污染程度孰轻孰重，这要作出科学的测定，然后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不过，我在游轮上三天半，还见过这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喝的开水，杯底都沉淀着一层泥巴，这水当然不是自来水，而是从长江中汲来的水。记得茅盾在《见闻杂记》中，写三十年代末的兰州，喝的“甜水”，是黄河上挑来的，一玻璃杯水，那杯底沉淀着小半杯泥巴。现在我喝的长江水，也沉

着泥巴，那不是长江快要向黄河靠拢了么？至于水中的有害杂质，恐怕还超过了那时兰州一带的黄河呢！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而人均耕地面积又是很少的国家之一，早些年的统计，据说水土流失面积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五十亿吨。应该说，这是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外国生态学家讲过，黄河里流的泥沙，实际上是流着这个民族的血，实际上是这个民族的动脉在出血。而长江中流着的泥沙，何尝又不是这样呢？那么，我在长江游轮上喝的这一杯杯沉着泥巴的开水，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水。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中国的动脉，它可在大出血呢！

观赏夔门和瞿塘峡的景色，竟由浑黄的水色引起这样的联想，实在有点大煞风景，还是止住吧！

不过，我们似乎还是不应该回避这个现实。现在的某些舆论，对这个事实还是在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这不利于诊治“动脉出血”。真正的爱国者，真正为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前途着想的人，都应该大声疾呼，让所有人们，都来关心这个事实，扭转这个局面。这样，“动脉出血”的危症庶几得救。长江中上游各地营造防护林工程进行得怎样了？防治水质污染的计划怎样实现？中上游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制止了没有？三峡工程动工后，泥沙问题和水污染问题如何得到相应处理？这一切，似乎也都要在大声疾呼中而不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中，得到落实。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日，长沙）